



出路

陈德根 著

T h e

W a y

O u t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不抛弃不放弃中。

出路

陈德根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路 / 陈德根著. —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684-0094-7

I. ①出…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232 号

出 路
Chu Lu

著 者/陈德根

责任编辑/吴小娟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12.875

字 数/36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094-7

定 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我写《出路》

那是深秋的早晨，寒气逼人，手露在外面有点冷。因有事，我早早地出了门，顺着弯弯的村道走上河堤，远远望去，满眼尽是收获过的土地，有的已经耕翻，灰黑灰黑的。

河堤的柳树上零星地挂着几片发黄飘摇的树叶在晨风中“吱吱”响着，似乎在吟唱着最后的挽歌。树间的杂草已经枯黄，垂头丧气地歪倒了，在它们歪倒的根部还残留着一截绿，我知道这一截绿要不了几天，也会被秋霜漂尽原色，变得枯黄。

在这一片枯黄中，我看到了一簇簇被绿叶托起的黄花——野菊，心激动了，轻轻地走过去，拉开死死压在她身上的枯枝乱草……

抬头望去，四周一片冷酷的白霜积在枯枝乱草上，也打在她的脸上，而打在她脸上的白霜却化成了点点秋露，纯洁晶莹，映着从凋零树枝间透过来的晨光，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

我看着她，深情地闻着她那浓浓泥土的芳香。

环顾四周，我的眼睛湿润了。她，原先也是一棵草，娇小嫩弱的一棵草，而且是被杂草缠绕露不了头的一棵草，被大树百般“呵护”接不到一点甘露的一棵草啊——

走完了那么长的路，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终于在这百花凋零



的深秋开出了一朵朵小小的花。

我看着她，敬重地看着她。她圆圆的小花单调无华，叶子绿得也不青翠，带着沧桑的血红，但我却透过这凝聚的沧桑看到了未来漫山遍野的春光。

我看着她，静静地看着她。她深深地植根于生她养她的土地，并没因大自然的不公而自暴自弃，真诚地捧出她生命的精华答谢成熟冷静的深秋。

于是，我想起一些人，一些如同野菊生长着的小人物，我决定记下他们，写他们的故事，因此我敲响了键盘。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在此恳请尊敬的您，给予帮助，毫无保留地提出宝贵的建议。谢谢！

陈德根



序

流水时光,年华匆匆,那时我正是二十六七岁的“文学青年”,认识了刚高中毕业的陈德根,30多年前的他在我眼里,还是个稚气未脱的“文学少年”。那应是镇江地区组织的文学培训吧?就是那一次的相识,后来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过联系。

前几天朋友蔡丹联系我,说起句容陈德根写了一部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名为《出路》,这使我重新忆起这位年轻时的文友。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时代,许多有志者竞争在职场的各行各业,世俗社会的喧嚣浮躁自不免灯红酒绿、麻友酒友、歌舞升平,这也是当下许多人选择的自在逍遥。但是,这位纯粹的农民陈德根先生,却守着年轻时“文学”的志向而不移,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啊!“文学”是我们年轻时追求的崇高旗帜,今天仍然是不随波逐流者的标志!陈德根先生用他的成就诠释了“有志者事竟成”的真谛。

蔡丹知道我要回家乡去,联系陈德根先生与我见面交流,在句容的一个小酒馆里我们相会了。几十年未见,模样已认不出了!岁月的艰辛消解了他脸上的稚气,原来漆黑浓密的头发变得稀少了,只是他的憨厚、纯朴仍在,双目沉静内敛,宽广的眉宇间依旧闪现着



英气,从他的脸庞、有棱有角的嘴唇、透露出其间藏着常人没有的执着,看得出他是一位个性倔强的人!

陈德根先生给我讲述他后来的经历:这些年他做过装卸工,在单位的仓库打过杂,做过焦炉临时维修工,在钢厂做过临时工,拖过板车,炸过炒米,到学校代过课,后来经过考试到物资站当秘书兼采购员,直至物资站改制后下岗,又当起了纯粹的农民。他的叙说,使我看到一位活生生跋涉者的身影,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首先是活着,要解决衣食住行诸多的琐事,这其中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劳累,肯定也有许多的欺辱、委屈和不平!但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坎坷的生活犹如一座无形的富矿,使他有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因此他写成了《出路》这部小说,这不能不说是圆梦者的胜利。在我没打开《出路》这部书之前,陈德根先生的执着和勤奋已经让我感觉这部小说一定是正能量的弘扬!

小说构思严谨,人物性格突出,立体感很强,充满了生活底蕴。静态描写也非常成功,如对白果树的描写寓意深刻,是放弃,保存,还是迷信?尤其林佳辰走在村巷石板路上对老屋的思考发人深省,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呐喊。小说人物穿插自然,写作手法独到新颖,文字铺张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又有许多画龙点睛之妙处,实乃一部难得的农村题材好小说。

巴金在《家》的自序中说:“路本来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成了一条路。又有人说,路本来是有的,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陈德根先生也一样是行路的人,“生活的激流”将把他“载到什么地方”?一半是他自己的追求,一半还是社会现实的推动,总之他必将不停步地前行!《出路》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的写作肯定不会停止。当代社会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社会呼唤作家多出好作品,在物质丰富的当下,为社会多出产精神的好食粮!我祝他不断创作出好的作品,为社会提供正能量。



今天生活在社会底层，一位为生活而四处打工、劳作中的农民，能在劳动之余静下心来，写出这样一部很好的小说，确是让人感动又感叹！同时我又觉得人生的梦想需要坚守，许多人都会一时冲动而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但是五分钟热度，正所谓：“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道经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文学之路也一样，要“勤而行之”！要“立长志”！说到这里，我写几句话，与同好共勉：清流还向山里寻，纯粹独在自然中。人生圆梦勿轻弃，闯过艰难梦成真！

陈德根先生邀我为他的小说《出路》写序，欣然允之，就写了以上的内容，不知当否。

是为序。

袁志鸿

2015年9月于北京

（袁志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史记》学会副会长等。）



目 录

第一章	神树显灵	1
第二章	高考落榜	21
第三章	劝说佳辰	38
第四章	面对现实	54
第五章	思前想后	70
第六章	自己动手	90
第七章	阴差阳错	101
第八章	佳辰挨打	113
第九章	进城买卖	128
第十章	佳辰被冤	147
第十一章	重新认识	165
第十二章	同意定亲	181
第十三章	清洗古井	197
第十四章	进城卖瓜	214
第十五章	不测风云	231

第十六章	余莹出马	244
第十七章	自发修路	258
第十八章	关键时刻	278
第十九章	苍天有眼	297
第二十章	青山不老	313
第二十一章	落到实处	327
第二十二章	情况突变	347
第二十三章	爱的取舍	366
第二十四章	不是结局	384

第一章

神树显灵

初夏,太阳还没有出,村子里弥漫着烧早饭的炊烟和香味,早起下田干活与上街赶早市的人们走进村巷,他们相互招呼着问候着,唤醒了这座古老的村庄。

西屋里的玉兰将皱巴巴的白底方格衬衫脱了下来,换上洗得有点发白的粉红色衬衫。衬衫小了点,丰满的胸部将衣襟撑开了嘴,玉兰下意识地拉拉衬衫的下摆,但还是不起作用。

她没有第二件能穿得出去的衬衫,这件粉红色衬衫还是去年暑假买的,由于身体发育日趋丰满,衣服显得小了,妈妈几次要给她做一件新的,她说还能穿,没有做。

好在她有准备,早在乳罩扣带上向里多钉了一档扣子。她解开衬衫,伸手进去将乳罩背带上的扣子向里紧了一档,被乳罩紧过的胸部扁平了许多,再扣上,衬衫宽松敷贴了。

由于乳罩过紧压迫的缘故,胸腔有点难受,她挺了挺腰,长长地吸了口气,又长长地吐出。

然后,她来到窗前,坐到临窗抹得一尘不染的旧梳妆台前。梳



妆台是朱红的,听说是奶奶的陪嫁,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地方已磨掉油漆露出了光亮的暗红木质。她对着梳妆台上椭圆形的镜面,梳起她一尺有余的发辮。

蔡发姑在胸前蓝布围裙上擦擦手上的米糠,推开虚掩的房门轻轻走进来,她端详着女儿,紧锁的眉心渐渐松开了,露出做母亲的那种慈祥与幸福。

常言说:女儿是母亲的延续。发姑从女儿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梳好辮子的玉兰起身见妈妈站在身后,说:“妈,瞧你,吓我一跳。”

“我养的姑娘就是好看!”发姑说。

“妈,你这是夸你自己哩。”玉兰调皮地一笑说,脸上的两只小酒窝显得更甜了。

“听说郑西平这小子找过你?”发姑说,两眼盯着玉兰的眼睛。

“妈,他到学校拍毕业照,遇见的。一个村的嘛。”玉兰说。

“遇见的还送你笔记本?”发姑说。

“谁告诉你的?佳辰?”玉兰问,有点生气了。

“我昨儿个上街遇见招娣,闲谈出来的。”发姑说。

“余莹她妈。”玉兰说。

“怎么单个送你?”发姑说。

“为佳辰他们义务拍照,不也等于送了吗?”玉兰说。

“嗯,她舅吴国良遇见我总拿你开玩笑。我心想,我玉兰什么样的心劲,郑西平再有钱,也没佳辰好。”发姑说。

“妈,你想哪儿去了?”玉兰说。

“在我心里,天上神仙也不如我佳辰实在!”发姑说。

“整天多疑。”玉兰说,看了妈妈一眼,双手将发辮使劲地甩到背后快步地走出房门。

发姑紧跟出去,一把拉住玉兰说:“还不是怕你分心误了学习。”

她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布包,打开抽出五块钱递给玉兰说:



“拿着。”

“不用。”玉兰说。

“不怕佳辰又没带菜票，吃白饭？”发姑说。

玉兰接过钱，推起院里的自行车转身轻快地走出院门，回头对妈妈一笑。发姑双手合一，对着南方的天，闭上眼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聚宝是没有皇帝都不做坏事的好人啊，我也是呀，保佑孩子们一心一意地读书，都能考上大学。”她一连说了几遍。

这时佳辰骑着自行车从村巷里闪出，发姑见了忙招呼道：“佳辰，你姐刚走，在路上等着你。”

“我晓得，婶子。”佳辰回头一笑，快步地走上桥，细高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河堤葱茏的树木中……

午后，为了防止下山的野猪糟蹋西瓜，佳辰的父亲林聚宝在田头正挥锹铲地，准备搭棚子看西瓜。干了近两个小时，地平好了，他抬头看天，太阳虽偏西，但依旧火辣，浇西瓜气温嫌高，他便坐到树荫下等太阳西沉。

现在龙山村只有两位高中生，一位是聚宝的儿子林佳辰，另一位是蔡发姑的女儿方玉兰。他们在上高三，正面临高考。

如果说佳辰马上进行的高考是在攻占高地，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聚宝这位后勤部长何尝不是在攻占高地，不能有任何松懈。只要一静下来，他想得最多的是怎么能挣钱，挣了多少钱。做完了这件事，下次做什么。

他自个儿一人经常自言自语，为此，村里人说他神经有了问题，其实他是在思考，忍不住说了出来，几乎成了习惯。

现在他坐下来，看着眼前长势正劲的西瓜藤已铺满地，马上盘算开来：西瓜长势好于往年，能出多少瓜，卖多少钱，加上还没到手的工钱，能不能够佳辰上大学的费用。不够？找谁借点，能不能借到，借不到还有什么办法？

亲是没有靠的，自己弟兄一人（本来有两兄两妹，旧社会缺医少药，两哥十几岁时拉肚子死了，两妹三四岁时出天花死了），连表兄



弟也没有，妻子是要饭过来的，爹爹捡回来养大的，连她自己也不晓得娘家在哪里。

朋友嘛，村里有几个，与方耀文是光屁股时搭的干兄弟，可耀文十年前出车祸死了，留下妻子蔡发姑与一双儿女，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与老书记吴兴桥的关系不错，但人家种的田多，做的事也多，花钱的地方也多，但只要自己开口，他多少能借点。还有就是三喜，三个女儿虽都出嫁，没有负担，但他自己没有活路，光种田不会有多少余钱，有钱肯定能借到，就怕他没钱……

细想想这个村里与自己关系好的就是这三人，其他关系一般的开口也白搭，因为借过，这年头钱不好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家都没闲钱。

这时一群麻雀从眼前“呼”地飞过，看着远去的麻雀，他叹了口气：唉，还没开考哩。

太阳西沉，在龙山乱葬岗上，孤零背佝的乌鸦站在一棵高大的枯树上冲着一座长满杂草的孤坟“呀呀”地叫着，使昏暗的乱葬岗平添了几分恐怖。谢梦琴跪在坟前烧着纸钱，纸灰随着火苗的升起在半空中飞旋着，像一只只黑色的濒临死去的蝴蝶纷纷向四周飞去，又悠悠地无可奈何地落下……

在她身后草丛中站着的吴开贵，戴着宽大的墨镜，提着个拎包，正冷冷地看着她。纸钱烧完了，谢梦琴恭恭敬敬对着土坟磕了三个头，磕完头谢梦琴慢慢地转过身，突然看见吴开贵，“啊”地惊叫一声，倒退几步跌坐在坟前……

“不用假惺惺的。”开贵走出草丛说，声音阴沉沉的。

“不，我是真心的。”谢梦琴说。

“我娘是你气死的！”开贵说，一步一步走上前。

“不……”谢梦琴哭了起来。

“狡辩！”开贵冷笑着说，在谢梦琴面前站住了。

“我想把什么都告诉你，又不敢说。”谢梦琴说，身子有点颤抖。



“说吧。”开贵说。

这时西面的老龙角起了一团漆黑的乌云，那乌云翻滚升腾着，很快淹没了整个西方，给太阳落山后的大地提前带来了黑暗。

“要下雨了，我们边走边说好吗？”谢梦琴说，站了起来，看了看西方的乌云，又看了看开贵。开贵阴沉着脸没有说话，走到坟前跪下拿出拎包中的纸钱，纸钱点燃了，枯树上的乌鸦张开翅膀“呀呀”地叫着飞过他们的头顶。

当开贵跪下磕头的当口，谢梦琴转身快步走了。开贵磕完头站起转过身，发现身后谢梦琴不见了，他气急败坏骂了一声：“老妖婆！”

“有点分寸好不好？”男人说，沙哑的声音带着强烈的不满，他双手拎着蓝布裤腰从草丛中站了出来。

“是你？”开贵冷冷地问，拿下墨镜，眼里露着讥讽，开贵长得酷似面前这个瘦高男人，只是眼窝没有他深。

“开贵，回吧，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还提起来说，有意思吗？”男人说，走到开贵面前蹲下，身体像一只候鼠的老猫一动不动，只有深陷在眼窝中的眼珠沉着地动着。他发现开贵尾随着谢梦琴，怕出事，正在午睡的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赶了过来。

“哼，哼……”开贵冷冷地笑了两声，站着没动。

“男人年轻时都想荒唐，荒唐犯下的错怎么办呢？遇见了只能怪命，再说，你荒唐的还少吗？那些子事是你该做的吗？”吴国良也冷冷地说。

“你在用那些事威胁我？”开贵说，仍站着没动。

“走吧，回吧，都是一家人，退一步，对大家都好，她就是晓得点，能说什么？不看我的面子，还要看看你开香妹妹的面子，好啦，就要下雨啦，回吧！”吴国良说，看了开贵一眼，起身独自走了。

聚宝刚想下山，见谢梦琴从山里走出，他忙停住脚，待谢梦琴走远刚欲走，谢梦琴的丈夫吴国良又走了出来，这个平时头昂上天的男人这会背着手走路像鸡啄米，聚宝又停住脚，待吴国良走远，聚宝



刚欲走,吴国良与前妻生的儿子吴开贵又走了出来,聚宝摇摇头坐下想:他们上山干什么?聚宝马上想到了,今天是国良前妻的祭日。

这一家人令聚宝生厌,但却是村里的名人,不单单是开贵在村里第一家盖起楼房的名声,还有不少人在他的带动下,出外闯荡,摆地摊卖药什么的,俨然成了这个村发家致富的榜样与示范。

谢梦琴更是过得滋润红火,说是白过仙姑附身,比何仙姑的道行还深五百年,上能通神,下能医治百病,忙的时候人们排队请她跳大神看病。

说起她成“仙”,那是弄假成真。那年在队里,谢梦琴干着活好好地往地一倒,闭着眼开始说“胡话”：“地要颤了,王要变了,弄不好要分田单干了……”

说了当时最最反动的話,吓得她丈夫吴国良脸都白了,连拉带扯地将她背回家。可不久她这些胡话基本上应验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与世长辞,没几年分田到户)。村里人开始用怪怪的眼神看着她,有人问吴国良,吴国良说她鬼迷了心窍。其实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夜里吴国良与她吵架,说她与哥哥国发眉来眼去的,骂她,还打了她两耳光。

谢梦琴被打火了,指着吴国良的鼻子骂:“好你个吴狗子(属狗)神了,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敢打我,我叫你发财马路上压,我叫你倒霉喊反动话。”第二天她真的喊了反动话(那时什么都讲原则,话不是随便讲的)。当时把吴国良吓得魂不附体,将她背回家只好低声下气地认错。

家事是了断了,可外面影响没了断,村里人问谢梦琴好好的咋那样了,谢梦琴说:“当时头一嗡,倒下了,什么也不知道。”乖乖,什么也不知道那就是犯癔症,身体好好的怎么会犯癔症?不管你信不信,为了消除影响,她又如法炮制地倒了两回地,不过这两回她说的话谁也没听懂。村里人说她像是得了菩萨,不久她将错就错,在家真的供起了白过仙姑的神龛,还偷偷带几个村里人来家看过。

有一天,有位邻村老妇女在夜里敲开她家的门,奉上香钱求她



发发慈悲为在家的丈夫看病。谢梦琴拿眼看丈夫吴国良，吴国良不慌不忙地收起桌上的香钱轻声说：“看人家蛮诚心的，你就辛苦‘上马’（指灵魂出窍，请来菩萨附体）走一趟，请大仙来救人吧……”

谢梦琴头上冒汗了，心里骂吴国良不是东西，但车马顶住炮没办法，只好将计就计，闭上眼睛，抽抽抖抖，哼哼唧唧起来……

邻村老妇女见她满头大汗，一脸苍白，真的“灵魂出窍”了。比死去的老香头的样子还厉害，吓得“扑通”跪下，头磕地像捣蒜，不敢抬头看……

事也凑巧，老妇女回去没两天，丈夫的头痛病真的好了。这一传十，十传百，谢梦琴不当香头也不行了，起先是背地看，开放后不搞个人崇拜，提倡信仰自由，大仙就从地下转到了地上，谢梦琴认为这是天意，于是精益求精，在家安了个大大的仙姑牌位，对人说：自己得的是村头的白过仙姑，这仙姑有三千五百年的道行，比何仙姑多五百年，救苦救难来了。只要给“香钱”，谢梦琴是有求必应，上香之后就“上马”。一时成了万能，甚至有人丢了东西还请她“打失”（算丢东西的方位）。

这两家就住在聚宝家的旁边，与聚宝家仅隔一条巷，出门就能看见各自的家门。尤其是吴国良、谢梦琴这两年到了夏天不在自家院里吃晚饭，总将小饭桌支在院门外的巷里吃，饭桌上不是鱼就是肉，有时鱼肉都有，总有几个菜，两人面对面坐着，弄瓶烧酒，身边地上放个唱昂昂的小收录机，边听边慢慢地吃喝，惹得一条巷子里的人眼馋。但有时巷里也有人出来跟他叫板，也弄几个好菜，也弄个收录机唱昂昂的，也支张小桌在巷里吃饭，但终究不是他们的对手，坚持不了几天就败下阵去了。

于是有人说他们这是有仙姑帮忙，有活便钱用，有人说他们养不赔钱的女儿看得开。

可聚宝却觉得他们假，白过仙姑附体等于是仙姑，仙姑还吃什么荤，喝什么酒？这么有钱怎么不给女儿开香读书？

更让聚宝受不了的，吴开贵天天开着“啧啧擦”三洋（收录机），

